

《说文广义》与《说文解字注》中的词义引申比较研究

彭巧燕

(衡阳师范学院 中文系,湖南 衡阳 421008)

[摘要] 王船山的《说文广义》首次以专著形式研究词义引申。其词义的注释方法、体例和所用术语都与《说文解字注》有诸多相似,关于词义引申规律的论述,二者也所见略同。鉴于《说文广义》在词义引申理论及方法上的创见,语言学界应将其纳入汉语史并确立其应有地位。

[关键词] 说文广义; 说文解字注; 词义引申

[中图分类号] H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3)02-0092-03

众所周知,清代说文研究达到顶峰,成果辈出,影响深远。据史料记载:从清初到清末罗振玉、王国维为止说文研究者,共有二百零三人^{[1]424}。其间,对王船山和《说文广义》只字未提。查找最近20年清代说文研究成果的相关统计资料,如《清代说文解字的论著研究》^[2]、《清代学者对说文解字的古文研究》^[3]等文献,亦难觅王船山和《说文广义》踪影。

这一现象表明,时至今日,王船山的《说文广义》在中国语言学研究史上,完全被忽略。作为清代说文研究的开山之作,竟然在清代说文研究中,湮没无闻,毫无地位,其影响微乎其微。

在词义研究方面,汉语史上更是极少提到王船山。近几年,廖以厚、黄建荣(2005)、方平权(2006)等学者专题探讨了《说文广义》词义引申的理论,认为:“船山以前,训诂家虽已开始了字(词)义引申的研究,但大多数是在随文释义过程中对单个字(词)引申的观察和研究,尚未出现系统研究的专书。仅就这一点来说,《广义》首次以专著的形式研究字(词)义的引申,无疑显得非常重要。”“标举《说文》所释字的本义,并以本义为基点,解说其引申义和假借义,是《广义》一书最有价值的部分。”^{[4]345}

其实,如果把《说文广义》中的词义引申理论与《说文解字注》的词义引申稍作比较,就可以发现其中许多方法、观点类似,又不失精辟独到。

一 注释词义的方法和体例相近

清代说文研究中,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突出的

是在词汇学研究方面,已讨论到字与词的关系,词的音义关系,对同义词的辨析,词的本义、引申义、假借义以及词义的发展变化问题^{[1]428}。学术界一般认为,段玉裁对词义引申的研究,开创了系统研究汉字本义及其引申义的新方法:以汉字的形体为依据,探求字的本义;以字的本义为核心,推求词义的引申线索,重建每一个词语的词义系统。而且,段氏已经发现了词义引申规律与人类的思维发展规律之间的关系,勾勒出了一些词义引申规律的雏形,认识到了词义引申的普遍性、系统性与规律性,为后人建立起完整的词义引申系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5]42}。

《说文解字注》一般先注本义,次注引申义,后注假借义,有时还加以说明。如:《说文》:“则,等画物也。”《段注》:“等画物者,定其差等而各为介画也……引申之为法则,假借之为语词。”但也有少数先注假借义,再注引申义的。如《说文》:“连,连连,起也。”《段注》:此与人部‘作’音义同……‘乍’者仓促意,即‘连’之假借也。引申训为迫连,即今之窄。”^{[5]42}

《说文广义》则常用两种格式将词义的变化道路展示得明白清楚。一是先说明由本义引申出新义,再说明词义引申理据,格式为“x,本训x。借为x者,以xx;”如:则:本训等画物也,谓画物分之,使各为等。《书》称“则壤”是也。今人以较量斗斛权衡之大小轻重为“则”过,乃其本义。借为“法则”之则,等画分明,则可定为成法矣。

转借为语助辞,以法则有一定之用,故为既然而

必然不爽之词。其云“然则”者,言已然则必然也。若《孟子》“则之野”,乃继事之词,虽无必然之意,而亦承既然者言之^{[6]120}。

二是先说明本义,接着说明词义引申理据,再说明引申义,格式为“x,本训 x。xxx,故借为 x。”^{[4]347}例如:

若:本训择菜也,一曰杜若,芳草。择则各从其类,故借为分类之辞,曰若某若某^{[4]64}。

我们可以发现,二人对“则”的训释基本相同,体例和方法很相似,只是段氏明确提出了“引申”这一概念,王船山则用“借”来表述。

二 所用术语相似

段氏标注引申义所用术语有“引伸、引申、引、引而伸之”等,还用“因之”、“故”、“以为”、“因以为”等来标注词的引申义^{[5]43}。

船山在《广义》开篇的《发例》中,首先界定了词义引申研究的术语:“有义无字,借它字以通之曰借。”“又从所假之义更借而它用曰转”。船山所说的“借”、“转”,分别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直接引申、间接引申。在本书中,还经常用“通”的术语。据其文例分析,所谓“通”,也是引申,不过是指由具体义引申出抽象义,由特殊义引申为一般义。另外,也用“以”、“故”、“故为”等揭示词义引申的理据。

尽管二者所使用的术语不完全一样,但观其实质则无差异,可谓殊途同归。

三 词义引申规律的研究接近

王船山和段玉裁一样,注意到了由个别到一般的引申、由具体到抽象的引申、由因到果的引申和由果到因的引申、动静转移引申等引申规律。

(一)个别到一般的引申

段玉裁的著述中,阐释了个别到一般的词义引申理论。例如:

《说文》:“粉,所以傅面者也。”

《段注》:“引申为凡细末之称。”《说文》:“白,舂白也。”《段注》:“引申凡凹者曰白。”

“粉”的本义是一种用来敷面的东西,细末状,所以引申为凡细末。“白”的本义是一种用来舂米的器具,中间凹陷,所以引申为凡凹陷的东西。这说明词义的发展方向跟事物的形状有关系^{[5]44}。

王船山也注意到了这条规律。例如:

理:本训治玉也。通诸凡治者皆有理,与乱对,故为理国、理对,而治刑之官曰大理。理之则有理矣,故转为“理义”字^{[6]352}。

“理”的本义是指“治玉”,引申为凡治者皆

为理。

(二)由具体到抽象的引申

段玉裁论述了词义由具体到抽象的引申。如:《说文》:“须,颔下毛也。”《段注》:“引申为凡下垂之称。”

《说文》:“苛,小草也。”《段注》:“引申为凡琐碎之称。”

《说文》:“芭,草色也。”《段注》:“引申为凡青黑色之称。”^{[5]44}

王船山同样注意到了这一点。如:

厉:本训旱石也,谓石无水而幕裂者,有热燥刚粗之象,故借为威猛之辞。威以自持,则为君子之严毅……^{[6]242}

“厉”本义是无水而干裂的石头,引申为“威猛、严毅”。

芒,草端也。草端微芒不可辨察,故借为芒芒无所知见之辞。俗有“茫字”,为浩渺无际之貌……渺芒,亦不可辨查也^{[6]256}。

“芒”本义是指草的尖端的细刺,因为不可辨查,引申为“渺芒”。

(三)因果引申

段玉裁用句式“故引申为某”使人们清晰地看到了本义与引申义之间由因到果的逻辑推理关系。

《说文》:“介,画也。”《段注》:“分介必有间,故引申为间。”

《说文》:“刷,饰也。”《段注》:“去尘而得光明,故引申为文饰之义。”^{[5]45}

王船山也运用了因果引申来解释词义演变。

字,从六,从子。子在屋下,未能下堂,须乳字之,故字为乳也。借为文字之字者,以在乳之子,口不能言,须乳母曲达其意;古今之隔,远近之差,有言不能相闻,须文字曲达之。通以“冠而字之”之“字”者,以文字分别之,使之可见于简牍。童子之名,呼而已矣,字之乃始见于书。女子许嫁而字,故亦为许嫁之辞川^{[6]209}。

才,本训草木之处也。木枝叶未全,故可通为“方才”字,与“裁”通用。木初生,衣初制,皆始然无几时也^{[6]85}。

王船山常用“故……为、通以…、故可通为……”等句式,揭示了由本义到引申义的缘由,详细而明白。

(四)动静转移引申

动静转移引申指表示动作的词义转移引申为表示名称、性质、状态等的词义;或与之相反,表示名称、性质、状态等的词义转移引申为表示动作的

词义。

段氏发现了这个动静转移引申的规律,他用“体用同称”来概括,这是段氏总结得最完整的词义引申规律,它揭示了引申前后两个义项的内在联系:表示名称的词义(即“体”)与表示动作的词义(即“用”)可以同用一个词。如:

《说文》:“梳,所以理发也。”《段注》:“器曰梳,用之理发亦曰梳。凡字之体用同称如此。”

“梳”为“体”,“用梳理发”为“用”二者用同一个词“梳”来表示^{[5]45-46}。

而最近的研究资料表明,在清代说文研究史上,是王船山首次把这对哲学范畴引入对汉语词义演变分析。“体”、“用”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对范畴。体即实体或本体,用即这种实体或本体的性能、功用。在词义范围内说,体即名词,用即动词、形容词。作为哲学家的王船山,在阐释词义时,紧紧扣住体用之别,论述了词义由“体”到“用”的引申^{[7]73}。

一方面他认为,“一字而发为数者,其原起於训诂之师,欲学者辨同字异指、为体为用之别,而恐其遗忘,乃以笔圈破,令作别音,而纪其义之殊。”^{[6]55}多音多义字的产生就是因为体用之别而造成的;另一方面,他在阐释词义时,也注意体用之别。如:

断:正音徒完切,读如段,截也。……或发上声读如短,已断也。“断之”音锻,“已断”音短,因体用而别,若此类者众矣。其始本一字一音,义类自可相该。后之经师,欲令读者易于分晓,加之分别,以体用分四声,如风有“讽”音、道有“导”音、治有“稚”音之类不可胜举^{[6]102}。

意:从音从心,察言而知意也。则闻言而记、识之于心者亦可曰意。……“记意”、“意念”,皆当作“意”。一字而体用兼者多矣。思、意皆心之动几,而自体言之,思为心之灵,意为心之发自用言之,思为推度细绎,意为怀念记持。各兼两义^{[6]151}。

王船山从体用之别讲述一字多音的缘由,联系“思”和“意”二字来谈,认为它们都是由体引申为用。只不过“思”兼表体用,词形一致,而“意”的体用之间有“意”与“憶”的区别。

(五)实虚转移引申。

实虚转移引申是指词义由实到虚或由虚到实的引申。

以往学者认为,段玉裁揭示了虚实转移引申规律,已使我国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发展到了深入探求词义本身的内容特性和内在规律的新阶段,使《说文》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走上了科学语言学的道路。

《说文》:“邕,还师振旅乐也。”《段注》:“邕本重难之词,故引申以为疑词,后人文字言邕者,其意若今俚语之难道。”

《说文》:“必,分极也。”《段注》:“引申为词之必然。”^{[5]45}

其实,在这一点上,王船山对实词虚化的揭示同样体现出真知灼见。

王船山在训释过程中多用“语助词”、“辞”、“词”等说法表示虚词,他认为:“语助皆有所本,如‘之’为出生而往之义,‘其’为有定基可指之类,皆有义存焉。”^{[6]56}

在王船山看来,语助词均可追本溯源。基于此,他在解说虚词时,始终扣住本义解说虚词,以本义为基点,追寻虚词意义产生的根源,揭示虚词由实而虚的演化过程。如:

尝:口吮以知其味也,从尚从甘。尚,庶几也,庶几知其甘也。既尝之,则习知其味,故借为已试之辞^{[6]167}。

乌:本孝乌之名,而借作“乌呼”叹词,以鸟鸣有似悲欢也^{[6]82}。

梅季极力推崇王船山的虚字说。他评价道,船山先生于三百年前业已注意虚词产生演变之规律,得出文言虚字(词)是由实字(词)引申虚化、向实字(词)假借、与其它虚字(词)通用、直接创造等四种方法产生演变的结论,不能不说是语法史上一位功臣!^{[7]109}

廖以厚、黄建荣也认为,《广义》释虚字义的特色之一便是注重分析虚字由实义变虚义的演变过程,该书涉及的虚字约有80多个,较为集中地解说了虚字字义及用法,在古汉语语法研究史上应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4]346}。

通过比较分析,笔者认为,王船山的词义引申理论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说文广义》首次以专著的形式研究词义引申,在理论方法上的一些创见,堪与乾嘉小学相比较而自有特色,纳入清代说文研究史并确认其应有的地位是理所当然的。

[参考文献]

- [1] 濮之珍. 中国语言学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2] 刘新民. 清代说文解字的论著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2002(2):122-123.
- [3] 李梅. 清代学者对说文解字的古文研究[J]. 语文学刊,2007(12):8-9.

(下转第110页)

(上接第 94 页)

- [4] 廖以厚,黄建荣.清代《说文》研究的开山之作—王船山《说文广义》述评[J].东华理工学院学报,2005(4):343-348.
- [5] 刘亚辉.《说文解字注》中的词义引申[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4):42-46.

- [6] [明]王船山.说文广义[M]//船山全书:第9册.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编校.长沙:岳麓书社,1989.
- [7] 梅季.《说文广义》试评[J].船山学报,1984(2):102-108.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Of The Extending Meanings in Shuo Wen Guang Yi and Shuo Wen Jie Zi Zhu

PENG Qiao-yan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Extending Meanings are studied in Wang Chuan Shan's Shuo Wen Guang Yi firstly in the form of special works; 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with Shuo Wen Jie Zi Zhu for the methods of word notes, style and terms used in this book. There are almost the same views about the laws of extending meanings between these two books. In view of the original ideals about the theory and methods of extending meanings in Shuo Wen Guang Yi, the linguistic field ought to write it into the Chinese history and establish the just status.

Key words: Shuo Wen Guang Yi; Shuo Wen Jie Zi Zhu; extending meanings